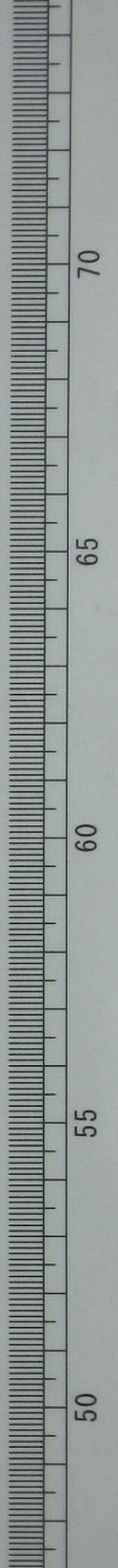


上

卷十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6  
10





文庫 17  
W 136  
10

杜詩詳註卷之十一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嚴中丞枉駕見過

平聲 盧氏編在奉酬嚴公之後

川除西川勅令都節制則是未合為一道時故稱爲  
中丞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若廣德  
二年武再尹成都時公已入幕府不應有張翰管寧  
之語 盧注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東西兩川  
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寶應元年嚴武爲東川節  
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此詩所謂川合東西也是年  
公說早云請管內東西各遣一使其時尚分而未合  
故各遣耳六月嚴武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  
東川節度虛懸以章彝爲留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  
西兩川始合爲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爲節度趙注  
應爲  
可據



杜詩詳註

卷十一

010185193220





元戎小队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地分南北任流孤。一作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還應

平聲一似管寧寂寞。今日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

微星。元戎南北流，萍永野亭張翰管寧。此流萍之迹，江天

星隱，喜使節之過，下截仍屬分承，而未用反結意，更淡長

杜臆：翰棄官而寧避世，故有不獨應兼之別。少微星，公

自比。○詩元戎十乘。注元大也，謂戎車也。生注：小队簡

於騎從，足見其風趣。邵注：野外謂郊外，謂林林外謂

荆公自長安至蜀，乃自北而南。鄭克戒子書：黃巾為

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晉書：張翰字季鷹，賀循入洛，經

吳，問門於船中，彈琴，翰就循言，談相欽悅，曰：吾亦有事北

京，便同載而去。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

著皂帽，有襦袴布裙，隨時單複。謝莊詩：霧罷江天分

少微星，見史記天官書。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

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庾信哀江

南賦：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肘也。杜臆：美中丞指田父之言，非公美之也。是未

日此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詩云：拾遺能住否，是未

為參謀時也。若在廣德二年，當奏為參謀矣。又曰：舊

史：嚴武傳，既改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為綿州刺史，兼劍南東西

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東川節度，治梓州。上皇詔合西

川為一道，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今日嚴中丞，則是

未為大夫時所作，集中有與嚴中丞嚴大夫嚴侍御

嚴鄭公諸題，先後可辯也。

步屨 悉協 隨春風邨邨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記田父邀飲之山。○王禹偁曰：屨，草屨也。宋書：袁粲為丹

陽尹，嘗步屨白楊郊野，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何遜聯

句：復看花柳枝。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祀社以祈農

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詩：為此春酒以介

眉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



在飛騎去聲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

死則已誓不舉家走此田父頌美嚴公敘事而兼述言放農救親上以仁逮下差科不避下

以義報上也曹植白馬篇名編壯士籍唐書兵志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遠注

舊兵一萬五千分為六番以次更代今日長番長在籍無更代也放營農放回務農也雜色差科在長番之外

者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人瓶盆中為去聲吾取

此苟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此田父歎畱公飲述言而兼敘事感其意氣之慙而推本風化之自仍歸美於新尹也左傳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晏嬰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後漢劉愷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化王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

陶潛詩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朝來偶然出自卯將

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先側果栗欲起時

被去聲肘指揮過無禮未覺鄰野醜月出遮我畱仍嘆問升

斗此詳敘泥飲始末見田父真率情狀杜臆公詩田父邀皆去此章可證其寫出村人口角樸野氣象儼然如

畫張遠注久客惜人情言客久而人情之厚更為可惜此章起段四句中間八句次末二段各十句史記魏

桓子肘韓康子於車上王洙曰田父舉止無度不可責以禮法黃希曰晉陸納謂桓温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

納正可三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

盧元昌曰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罷於調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為軍者無寧歲矣

上元三年段子璋反將士大掠蜀民既苦寇又苦兵讀公林樛等詩白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

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營農而作社乎嚴武鎮蜀兩川兼攝蜀民始稍甦息公是年詭旱

云自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合之此詩嚴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畧可見又本傳載公

住浣花里好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此詩既曰邀我嘗春酒再曰拾遺能住否又曰盆中為吾取欲起時被肘狎

杜詩詳註



蕩之態。又可想見矣。劉會孟曰：杜詩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欲起時被肘，仍嗔問升斗。此等語併聲音笑貌，彷彿盡之。郝敬仲與曰：此詩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傳者，宛轉筆端，如虛谷答響，字字停勻。野老畱客與田家樸直之致，無不生活。昔人稱其為詩史，正使班馬記事，未必如此親切。千百世下，讀者無不絕倒。

奉和 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鶴注：史謂上元二年建丑月以武為成都

尹而此詩作於寶應元年之春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 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 一作如

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 從中丞敘起 汲黯匡君嚴節度直詞故能匡君雄畧故堪出將節鎮本係府尹故其政簡武將而具文才故其詩清○漢書：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大中大夫數切諫○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漢書：杜周傳：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孫權曰：公瑾雄畧過人○史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漢王章傳：覽韓

延壽厲善所居移風 呂氏童蒙訓：詩清立意新此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具規摹舊作也○南史：徐陵多變舊體 層城臨暇 景絕城望餘春旂尾蛟龍會樓有新意 一作 景絕城望餘春旂尾蛟龍會樓

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 此西城晚眺 暇景樓頭城上近景地平天濶城外遠景 杜臆：地平天濶一聯乃詩家著神處黃生注：動字寫洶湧之狀浮字寫縹緲之意 蛟龍燕雀虛實借對與早朝詩龍蛇燕雀相同○爾雅：有鈴曰旂注：懸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 畫地平天

成 帝念深分闕軍須遠 算緡花羅封 疎磔瑞錦送麒麟 去聲

辭第輪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 緒事業闕相親 此主眷而望立功也 分闕二句見朝廷所倚封羅二句見恩賜特隆辭第言不顧身家觀圖言畱心邊事征南事業欲其安攘以報國 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八句收○書：帝其念哉 前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日闕以外將軍制之 通鑑：石虎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民至鬻子以供軍須 漢書：元狩四年



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于錢出稅二十遠  
注遠算緡謂不事科斂也 歟 麟麟羅錦所繡者承上  
帝念來故知為所賜之物舊注謂嚴公以此八貢非也  
宋書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  
第一詔賜瑞麟獅子等錦綺並宜禁 唐書代宗詔曰所織盤  
龍對鳳麒麟獅子等錦綺並宜禁 霍去病傳上為治第  
今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晉裴秀禹貢九州地  
域圖序文皇帝乃命有司撰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  
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有或差此  
所謂憶古人也 朱注公有同嚴公詠蜀道畫圖詩又八  
哀詩云堂上指畫圖所謂觀圖憶古人者蓋實事也舊  
引雲臺畫圖事不切 杜征南係公始祖故用以贈嚴  
胡應麟曰杜詩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  
庚開府俊逸鮑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  
遵反用者也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伏杜  
王並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  
匡君切廉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其傳收庾信不比得陳  
淋串用者也至對幕陪謝傳把劍覓徐君侍臣雙宋玉  
兼兼兩穰苴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晉室丹陽共公

節自帝城煨煉精奇含蓄濃遠迤邐前代矣杜詩作  
句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與地潤巖稍晚天高峴  
首春工力相敵若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更足函蓋  
乾坤王介甫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雄渾何減少陵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鶴注此寶  
巳月得  
雨時作

**雨映行宮**  
一作官一  
作雲非是  
**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  
野人一云欲動

**江邊老病雖無力強**  
區兩  
**擬晴天理釣絲**  
首章從雨中說  
之晴理釣絲畜魚待赴也  
宮為道士觀杜詩博議舊書崔寧傳初天寶中鮮于仲通  
常建一使院甚華麗立宗幸蜀常居之因為道觀寫帝御  
容置之正室郭英又奏請舊院為軍營乃移去御容自居  
之宋云此即立宗行宮當在成都城內有謂近萬里橋  
者非也謝瞻詩楊鑿戾行宮  
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  
先一作  
**無泥只須伐竹開荒**



徑倚一作杖穿花聽馬嘶一作鳥啼○次章承晴天說入路不沮泥見

馬蹄可至

謝巖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黃鶴編在寶應元年

山瓶乳酒下去聲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魚父

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為送酒而致申謝漁父公自謂馬

馬軍○楊慎曰孝經緯酒者乳也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

貴似乳更堪珍此詩乳酒本之謝靈運詩鳴鞭適大阿

盧注末句暗用羊祜飲陸抗酒事三絕句無數必是斷手寶應之歲也

吹一作樹馨香倚釣磯新花藥未應平聲飛不如醉裏風

方及意盧注宋無名氏鵲揚天詞不如飲待奴先睡圖

得不知郎去時語意藍本於此爾雅椅梓郭璞注即楸

也陸璣詩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本草圖經梓

木似桐而葉小花紫傅燈錄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

吃百頓棒後來大悟曰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門外鷓鴣去一作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

意一日須來一百迴此咏鷓鴣也物本異類視若同羣有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毛晃增韻

看平聲成竹客至從噴不出迎此詠春筍也杜門謝人護筍

杜臆種竹家初番出者壯大養以成竹後出漸小則取食

之意胡夏客曰因王子猷看竹不問主遂翻為主不迎客

川語看覺寮雜記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飛舞先



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獨為竹也韓退之筭詩且嘆高無數庸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朱注斬新上番皆唐人方言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亦讀去聲楊慎曰楸樹三絕句格調既高風致又韻真可一空唐人

戲為六絕句

此為後生譏誚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詼刺故云戲也姑依梁氏編在上元二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

首章推美庾信也開府文章老愈成格奇後人取其流傳之賦嗤笑而指點之豈知前賢自有品格未見其當畏後生也當時庾信詩賦與徐陵並稱蓋齊梁間特出者前賢指庾公後生指嗤點者王洙曰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漢書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庾信字文順集序章表健筆一付陳琳南史范蔚宗傳諸序論筆勢縱橫真天下奇作于寶晉紀論蓋其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顏氏家訓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

庾信傳贊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以則詞人之賦麗以

生見論語後

後

楊慎曰庾信之詩為梁之剋絕放唐之先輿史評其詩曰綺麗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麗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終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楊王一云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嗚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此表章楊王四子也四公之文當時傑出今乃輕薄其為文而哂笑之豈

知爾輩不久銷亡前人則萬古長垂如江河不廢乎朱為四傑盧注謂後生自為輕薄之文而反譏嗚前輩今從杜臆容齋續筆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萬古不廢謂

朱  
詩  
後



四子之文。○(玉泉子)王楊盧路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略好用數目作對謂之算博士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 (世說)殷仲堪語子弟曰爾曹其存之 (史記)日月以明江河以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

塊過平都見爾曹承上章言縱使盧王操筆不如漢魏近

若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嗷耳奈何輕議古人耶

此本盧注漢魏本於離騷離騷本於國風此先後原委

也錢箋謂劣於漢魏而近於風騷誤矣龍文虎脊此四

子才具過人歷塊過都此今人未諳此道龍虎之駿皆

見重於漢庭故曰君馭杜臆皆後生為君非是下文另有

爾曹在也○(魏文帝典論)寄身於翰墨(宋書)謝靈運傳

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自司馬

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漢)西域傳

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克於黃門(天馬歌)虎脊

化若鬼(注)馬毛血如虎脊者有兩也(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地

才力應難跨或作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

蘭茗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楊數公

羣者據其小巧適觀如戲翡翠難跨出其上今人亦誰是出

掣鯨魚於碧海乎章擷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

人而有之者也論至於是非于杜誰足以當之○(世說)毀

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于置居然是出羣器(郭璞)

詩翡翠戲蘭茗容色更相鮮如若蘭秀也(木華海賦)魚

則橫海之鯨拾遺記鯉魚千洲記扶桑東萬里有碧海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心為隣竊攀屈音宋宜方駕

恐與齊梁作後塵此戒其好高而驚遠也言今人愛慕古

人取其清詞麗句而必與為隣我亦豈

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揣其喜竊思仰攀屈宋論其文終

作齊梁後塵耳知古人未易學倣則知數公未可蔑視矣

杜臆不薄二字另讀今人愛古人連讀清詞麗句緊承

愛古人今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輩庾信

杜詩詳註

卷十一



淵傑乃齊梁嫡派也錢以成盧數公當今人與首章所稱今人者不合矣陳琳答東阿王牋清詞妙句焱絕煥炳宋謝靈運傳清詞麗句時發辛篇文心雕龍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茂先疑其清景陽振其麗又曰麗句與淡采並流又曰相如好師範屈宋劉孝標廣絕交論適文麗藻方駕曹王崔駰曰幸得克下節敘後塵

未及前賢叟勿疑遞相祖述復又先誰別必列裁偽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末勉六虛心以取益也杜臆今

述愈趨愈下無能為之先者必也別裁其偽體而上親於風雅始知淵源所自前賢皆可為師是轉益多師而汝師

即在是矣又云此亦公之自道也公詩祖述三百而旁搜諸家以集其成如楚騷漢魏詩樂府鏡歌齊梁以來甚

多傲傲而公獨無之然讀其詩皆三百之嫡派古人之雁行也其所師可知矣如孔子識大識小無不學而賢不賢

皆師矣不如是何以謂之集大成哉或別裁謂區別而裁去之通相祖述謂沿流而失源也又云風騷有真風騷

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初唐莫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則皆偽體也能區裁偽體則近於風雅矣謝靈

運傳論王褒劉向揚班固蔡之徒異軌同奔通相師祖鍾嶸詩品洋洋乎會氏家訓傳相祖述尋問其知源由

於風雅附濬詩在昔余多師

錢謙益曰詩以論文而題云戲為六絕蓋寓言以自况也韓退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羣兒謗傷亦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嗤點輕薄皆指當時之人一則曰爾曹再則曰爾曹正退之所謂羣兒也末又呼之曰汝即所謂爾曹也哀其身名俱滅故詩詩然呼而寤之少陵絕句多縱橫跌宕能以議論摭其胸臆氣格才情迥異常調不徒以風韻姿致見長矣

野人送朱櫻此當是上元寶應間成都作

西蜀櫻桃也去聲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洗野愁

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露門下省退朝潮擎出大

上詩作上



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此見蜀櫻而憶朝賜也上四記

事下四感懷

首句也字預照賜櫻見今昔相似也朱瀚

曰紅言其熟起細寫仍破滿言其多起萬顆許同愁訝極

言其珍惜門下者在宣政殿東乃左拾遺所隸大明宮

在禁苑之東即會朝所經之地無消息長安遙隔任轉蓬

蜀地漂流也結語迴應首句此詩作於肅宗晏駕之後

故云金盤玉筋無消息張遠誤指為代宗避吐蕃時按代

宗幸陝在廣德元年冬月與四月櫻桃不合口筠籠竹器

也曲禮器之既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訝許

言驚訝如許庾信詩訝許能含笑唐李綽歲時記四月

一日內園薦櫻桃殿薦苾班賜各有差顧注漢明帝

宴羣臣大官進櫻桃盛以赤琥珀盤月下視之同色皆笑云

空盤此即金盤意梁簡文帝詩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

轉蓬居世何獨然

范温潛溪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上四句如禪家所謂信

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

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下四句其感興皆出於

自然故終篇語皆迥麗韓退之有謝賜櫻桃詩蓋學杜

作然搜求事述辨此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大相遠

甚胡應麟曰退之謝櫻桃詩五六句頗與摩詰相似

然王詩渾然終勝退之鍾惺曰王詩典而致在三四句

尤見本事唐汝詢曰五六對耦工用事妥別生議論作

結亦是巧思王維詩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

上欄籠是寢園春薦後非開御苑鳥啣殘歸鞍競帶青

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太官還有蔗

漿寒韓愈詩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

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

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局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

得寒字一本作鄭公枉駕携饌訪水亭

黃鶴注此實應元年嚴武未赴召時作也舊史元

年四月十八日丁卯肅宗崩於長生殿是月二十八

日巳巳代宗即位更云代宗即位召武者非即

位之日也武至秋始還朝故五月猶過草堂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

者徵求急

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

柴門迴五月江溪草閣

舊作

關

上寺羊生

卷十一



寒看平聲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上四記嚴公交

景事首句構饒次句枉駕此敘事也三四跌宕其辭以

見用意之殷勤五切草堂之毋仲夏此敘景也未作自謙

之語與起處賓主相應此虛實相間格○何遜詩竹裏見

螢飛庾信詩行厨半路待神仙傳麻姑降蔡經家坐之

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莊子顏闔守陋闔魯君之使者

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貽使者罪揚慎曰使者徵求乃徵

聘之義漢書宦者傳凡詔書所徵求世說郭淮作關中都

督使者徵攝甚急在叻詩生平禮數絕廉頗傳不知

將軍寬之至此也生注此暗用漢書大將軍有揖客事

又云仲夏得寒字殊難押意中必先成此句次以上句奏

之三聯失粘想亦由此耳西京賦白日未及移晷老

農見論語公自謂也單復云嚴公何有於老農而盡歡若

是於交歡二字未合家語曾子曰

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

王嗣爽曰使者徵求向無明注余謂此時嚴必有表薦

之意故云然使者猶言使君謂中丞也公自卜石堂花

有長往之志而嚴公堅欲其任衆觀唱酬諸詩可見今

再枉駕必為徵之入幕而來故詩謂非別徵求之急實

見禮數之寬不然豈一野人而敢屈中丞之駕哉

黃生曰極喧鬧事寫得極幽適非止筆妙亦由襟曠

劉連曰律詩自有定體不可失粘然盛唐諸家出奇變

化往往不縛於律非但杜詩為然如李頎題璿公山池

前二聯俱失粘如崔顥黃鶴樓前三聯俱失粘如李白

別中都明府與鳳凰臺領聯失粘如王維和溫泉寓目岑參

高適送李宋少府頸聯失粘如王維和溫泉寓目岑參

送李司馬歸扶風後二聯失粘如王維賈至早朝起結

俱失粘如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王維訪呂逸人四聯

俱失粘如李白題東溪隱居王維酌酒與裴迪岑參送

嚴河南雖失粘而不害為好詩後學竭力避之則拘有

心必效之亦過矣劉氏作失粘謂上下二句平仄不

相粘合陶開虞作失嚴謂

聲調平仄失其謹嚴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得空字 鶴注此 寶應元年成都作

日臨公館靜晝胡化 滿 一作 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

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與煙霞會清樽幸不



空首句嚴公廳次句蜀道圖中四圖畫之景烟霞亦圖中所見者乘輿而酌未點宴字劍閣在星橋之北松州則雪嶺居東山自西南而來水從東方而去全蜀地形如在指掌○〔記〕公館復私館不復〔史記〕蘇秦傳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華陽國志〕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連橋間〔唐書〕松州交川郡屬劍南道取界內甘松嶺為名〔元和郡國志〕雪山在松州嘉城縣東八十里即西山也〔西征賦〕華夷士女駢田逼側〔魏志〕陳群疏吳蜀未滅〔張璠漢紀〕孔融拜大中大夫每歎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古樂府〕清樽發朱顏四座樂且康

當時四傑之詩盛傳於世杜亦每用其句法如盧照隣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紫塞流沙北黃圖灞水東此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所自來也又略詩首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則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瑩所自出也

戲贈友二首

此實應元年四月成都作觀兩章首句可見

元年建巳月即有焦校書自誇足斨力能騎生馬駒一朝

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墮馬傷齒誌為好勇

者之戒末二諷之也○〔肅宗紀〕上元二年以十一月建子為歲首月至建巳月帝寢疾詔皇太子監國收元年為寶應元年復以正月為歲首公詩作於未收元之時故仍前稱為建巳月〔唐書〕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魏武樂府〕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駑駘

漫一作淡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嘆恨未必不為

福馬陷損臂誌為冒險者之戒末二慰之也○〔唐書〕東宮官司直一人又大理寺司直六人面淡墨出孟子淮南子塞上翁馬亡入邊人皆弔之日何知非福居數月其子引邊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日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日何知非福居一年邊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相保



胡夏客曰：焦校書王司直一為乘生駒而墮，一為乘駑駘而墮。天下事之難料如此。公於此有溪感焉，非僅戲筆而已也。

大雨鶴注此寶應元年在成都作。是年公上嚴武說。旱云：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此詩西蜀冬不雪，春農為嗷嗷。正是其時。又云：朱夏雲鬱陶，蓋入夏方雨也。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

執執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

久旱而雨。○搜神記：萬物焦枯，百姓嗷嗷。○詩：上天同雲。○江迥詩：茂草思朱夏。○趙曰：鬱陶，出尚書，蓋陶密之氣。鬱結此形容夏雲也。○秋賦：屏輕箑。敢辭茅葦漏已喜。釋纖絺注：纖絺，細葛也。緼袍，見論語。

黍豆高三日，無行人。大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

茲遠江臯，荒庭步鶴鶴。隱去聲几望波濤。此誌雨後之景。○蜀都賦：帶二江之

雙流。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宋史：初，李冰開二渠，一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趙曰：兩所蕩流，出穢惡也。鼎錯傳：邑里相救。漢繁露：凡與案自是雨物，凡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也。沉疴聚藥，餌頓忘所

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

四隣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記喜雨之情。向以耒耜，肺病聚藥，今雨涼神爽。

不煩進飲之勞，因知造化潤物。施及不毛者，各有生意也。勸耕操耒，結出同慶甘霖意。此章三段，各八句。○沈約：蕭恒碑：因遇沉痾，綿留氣序。謝靈運詩：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江淹詩：則知耳目驚。句法本此。貸，施也。左傳：竭其粟而貸之。出師表：淡入不毛之地。遠注：不毛，草木不生也。趙國策：席靡畝而蔭庇桑。老子：猶兮若畏

四隣，易：斷木為耜，揉木為耒。

溪漲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成都詩內。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一作日明可把水中有行車

此阻於溪水不得歸寓而作也首敘平時溪水○萬里橋近浣花溪 [艷歌行] 水清石自見 [華陽風俗錄] 浣花亭

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 秋夏忽泛溢豈惟伊一作入吾廬

龍亦狼狽况是鼈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疎馬嘶未

敢動前有淡填淤此記漲後景事 遠注蛟龍不自謀意 跬步

疎人跡稀也淡填淤馬行滯也○趙曰狼狽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

荀子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注一足曰跬兩足曰步 [漢

志淤音於庶反 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知一作遠山

雨夜來復扶又何如我遊都市間或作晚憇必邨墟乃知

久行客終日思其居此遙望村居而有感也 若山雨夜

返行客思居不能自已今如咫尺睽隔何 杜廙云未四只說平日歸家而沮雨思家自見於言外更有蘊藉

說久客思家槩言旅人之情意却稍寬 此章四句起下二段俱入句○村墟即指草堂庾信詩搖落小村墟 [詩

職思其居

大麥行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大麥乾音枯小麥黃婦女一作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

梁洋問誰腰鑣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一作簿一作

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大麥

邊寇而作也腰鑣刈麥出自胡羌徒齎盜糧耳蜀兵三千

鞭長不及故思東歸以避之○蔡曰漢書匡帝時童謠曰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向在西擊胡每

督督梁洋集壁四州屬山南西道集州析梁州之難江巴

杜詩詳注

卷十一

古



州之西鄉黃金與勢置一統志今為保寧漢中二府地

鮑照詩腰鑣刈葵藿梁簡文帝書簿領殷奏李德林集

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西王母謠

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史記項羽傳富貴不歸故鄉

朱鶴齡曰舊書肅宗紀寶應元年建辰月黨項奴刺寇

梁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新書黨項傳上元二年黨項

羌與渾奴刺連和寇鳳州明年又攻梁州進寇奉天此

詩戎與羌正指奴刺黨項也大麥枯小麥黃亦是夏初

事又按代宗紀寶應元年吐蕃陷秦成渭等州成州與

集壁梁洋接壤疑吐蕃是年入寇亦在春夏之交史不

詳書故無考耳又云蜀兵三千應是蜀兵調發策應

山南者師氏古造為杜鴻漸過賊之說考鴻漸鎮蜀在

永泰元年其時為亂者非羌戎也善

注妄撰故實後人多為所誤故正之

奉送嚴公入朝音潮十韻鶴注此寶應元年夏在成都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去聲中原憶舊臣此

嚴公入朝之由鼎湖肅宗晏駕象闕代宗即位多難新

義未平憶舊臣言詔書特召而中原共憶也○前漢郊祀

志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龍有垂胡鬚下

迎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黃圖鼎湖宮在湖城縣界晉灼

曰在藍田二聖山變召武為橋道使故云鼎湖詩瞻

望弗及南史何胥傳闕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常塗

而高大也陸倕石闕銘象闕之制其來已遠記憲章文

武謝靈運詩中原昔喪臣後漢孔融傳聖上哀矜舊

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

南圖廻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畫宮鶯罷轉春此記

之功及歸朝之事經綸能安反側指靈武扈從時張天

步謂復京靜塞塵謂鎮蜀迴羽翮自蜀而還捧星辰舊京

在學漏鼓思畫待朝之久宮鶯罷轉夏時入觀○光武紀

千里來相求詩天步艱難莊子夫鵬九萬里而圖南

北極句用論語北辰星拱意沈佺期詩宮鶯轉不疎

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

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結出送別



威尚在雷玉帳也。都尹遠去，愁蜀人矣。丹地嚴將赴朝，江潭公尚在蜀。此生二句見江潭，不堪久居台輔。二句見丹地，宜思報稱。數句賓主兼收。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唐藝文志：兵家有玉帳經一卷。張溟雲谷雜記：按顏之推觀戎生賦，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黃帝遁甲玉帳，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月建寅，則巳為玉帳也。季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成爲河魁則玉帳在戌也。張正見艷歌：執戟趨丹地，漢官儀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塗地，謂之丹墀。謝朓詩：江潭復爲客。後漢張奮傳：累世台輔。

盧世灌曰：此詩十韻，氣象規模，與題雅稱，未復囑之日，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法言忠告，令人肅然。夫奉送府主，誰敢作此語，亦誰肯作此語，子美真古人也。

酬別杜二 附嚴武詩 此當是在綿州途中作 蓋杜公送行至此而酬詩以答也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儀。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首段自敘

入朝堯典指受終之日。漢官指朝會之儀。此答鼎湖二句不能靖亂，故云未效。獨蒙召見，故曰空慙。此答多難二句。○光武紀：不意今日復覩漢官威儀。夜鐘清萬戶，曙漏

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涪一作垂非

水情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誰。一作垂非

涪錢氏定作涪。鐘聲旗影夜起早行也。殊庭別館中途止宿之所。並謁俱追謂遠送者。斗城涪水綿州經過之地。舊路歸期謂還京也。峰樹江雲言身去而境寂矣。此答南園回翻四句。○史記武帝紀：冀至殊庭焉。上林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沈佺期詩：移住斗城隈。錢箋：元和郡國志：涪水在譙縣西四十八里。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涪入淮，非二公送別之地。詩云：斗城憐舊路。按元和志：綿州城治漢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里。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北斗，卧龍伏焉。則斗城指綿州之城，非謂長安也。所臨之水，應在綿州。無容遠指涪水。涪水斷是涪水，傳寫之誤耳。

杜詩羊生

卷十一

二



宋之問詩 江雲欲變霞 試回滄海棹莫一作更 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平聲

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平聲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

清猿惱夢思 未敘別後情事 試回二句勸杜留蜀答此

令二句自述已志答臨危莫愛身意最悵二句乃別時悽

惻之狀 杜公嘗有吾道在滄洲之句故以回棹留之謝

亭為妬也 此與上章同格 滄海棹用乘桴浮海意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武時赴召未為黃門侍郎其再以黃門侍郎尹成都

又薨於官此云嚴侍郎似誤或後來所題也朱注據

通鑑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

節度使今據公詩蓋以侍郎召也又新書于封鄭國

公時云遷黃門侍郎舊書于罷兼御史大夫時云改

兼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皆不云為兵部與通鑑

不令 錢箋方輿勝覽樓枕綿州城之東隅上有

時江亭記觀杜詩則注之江流在南山下夢弼曰武

赴召時送之於巴西黃生日從水路至綿州故

云重船其奉濟驛重送則舍舟登陸故分手於此

野興 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音送使音節落景音惜

登臨 首段敘題 上二江樓宴下二送嚴公 杜審言詩

不可忘 野興城中發 延賞心謂引人心賞謝靈運詩賞心

詩落景皎晚陰 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

鳥度曾 同陰檻峻背 幽谷隱虛交茂林燈光一作散一作

微 遠近月彩靜高淡 此記登臨晚景 烟集樓外風動樓

景谷遮檻後林壑窗前日曛燈起更淡月出四句初夜之

奔奉之狀 詩出自幽谷 漢書古文月彩篇 城擁朝來

三日為朏 師古注 月彩說月之光彩其書則亡 城擁朝來

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去聲短長吟此會共能幾



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

此述宴時情事。客指嚴公騎從多。

故見其擁參星在蜀江樓高故見其橫窮途二句自嘆流

落此會二句稱美杜君未言宴畢而天將曙矣篇中敘次

自暮至曉歷歷分明此格亦同上章○春秋元命苞參

伐流為益州古樂府月沒參橫北斗闌于史淳于髡傳飲

可入斗而醉二參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遠注杜使

君于公為孫行朱戶閉暗用閉門投轄事白河天河也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年次同前郭知達本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義從平聲把昨

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音出入榮江邨獨歸處一作

寂寞養殘生黃生日上半叙送別已覺聲嘶喉哽下半說

詩至此使人不忍再讀青山空復傷情悵別易生悲也

三四言後會無期而往事難再語用劍挽方見曲折若提

昨夜句在前便直而少致矣列郡指東西兩川謳歌蜀

人思慕也三朝指明肅代宗出入迭為將相也方虛谷

云首句極酸楚結尤徬徨無依○詩遠送于野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原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

在寶應元年之夏故詩云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

爾時公在綿州也廣德元年有陪李梓州泛江陪李

梓州使君登惠義寺詩乃次年事唐書梓州梓潼

郡屬劍南道乾元後蜀分東西川梓州恒為東川節

度使治所按梓州今四川潼川州是也地在綿州之南

籍甚黃丞相去聲能名自潁川近看平聲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首以循良望使君○陸賈傳聲名籍甚孟康注狼籍之甚

用潁川太守成稱神明後徵入為丞相漢書黃霸

漢景帝紀注凡言除者除舊官拜新官也五馬何時到雙

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一云杖拄冬要錦衾眠此想別後交情

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

雙鯉魚蜀都賦筇杖傳節於大夏之邑顧凱之竹譜筇



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剖為杖出南廣邛都縣竹記云邛州多生竹俗謂之扶老竹以杖對眠猶禮言杖鄉杖國作活字用不必改作筇杖杜詩錦衾爛兮蜀中與我違不作臨岐

恨惟聽聲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此敘送別情景○陰鏗詩

背飛傷客念臨岐閻聖情京房傳化行縣中舉最當遷注以課最被舉盧思道詩火雲赫而四舉史記臨淄

如兩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去聲我一潛

然未囑其畱心者舊也杜臆送人赴梓州遂想到彼中各四句○王逸九思愍貞良今遇害舊唐書子昂父在

鄉為縣令段簡所辱于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唐書射洪縣屬梓州五城志在梓州東

南六十里申涵光日陶詩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此句意所本

詩替焉出涕鶴注此寶應元年至綿州作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水一作水東津魴魚鱖音撥鱖色勝銀漁人漾舟沉

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山如有

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晉作西風颯颯吹沙塵此敘打魚事

故漁人取之眾魚赤鯉潛龍老蛟俱屬伴說龍潛知幾之神政怒惡傷其類也○綿州屬川西道水經注綿水西

出綿竹縣文與湍水合亦謂之郫江又言是涪水爾雅注江東呼魴魚為鱖一名鱖陸璣疏魴魚廣而薄肌肥甜

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詩魴魚頰尾又鱖鮪發發釋文

魚著網尾發發然韓詩外傳發作鱖晉白紵舞歌質如

輕雲色如銀鮑照詩池中赤鯉庖所捐陶弘景本草鯉

為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玉海景龍

二年明皇至襄垣漳水有赤鯉騰躍西陽雜俎國朝律取

得鯉魚即宜放不得吃號赤鯉公易潛龍勿用楚辭

風颯颯兮木蕭蕭養子左右揮霜刀鱸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

不足憶一作惜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



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鬢咫尺波濤永相失此復記

鱸飛言其薄金盤言其華白雪高言其潔且多一句中合

數義秃尾槎亦屬伴說遠遁逃聽其遁去也盧注一飽

之後仍歸蕭瑟亦何苦殘生且此魚一經剖割永與波濤

相失漁人能不見之而傷心乎鍾云數語可當一篇戒

殺文此章兩段各八句○西征賦饗人縷切鑿刀若飛

詩義疏鱸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魴

不如啖茹徐川謂之魴或謂之鱸徐州秃尾殆指此也

襄陽者舊傳漢水中出魴魚肥美常禁人採捕遂以槎斷

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魴張敬兒為刺史齊高帝取此魚敬

兒作書進曰奉槎頭縮項魴一十八百頭峴潭有云試垂

竹竿釣果得槎頭玉孫炎釋爾雅積柴木槎枒然

也西征賦華魴躍鱗素魴揚鬣著脊也

又觀打魚依舊次與前歌同編黃生日詩中主人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取一作魚急能者操舟疾若

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一作半死半生猶

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與個通渠勿切泥沙一云有時

此再至東津觀取魚也從竭澤而漁處寫出慘酷可

憐之狀具見愛物仁心鍾云設網提綱萬魚急急字

盡情令人有斷畧之意杜應操舟若風二句儼然畫景

賦垂餌出入挺义來往注义取魚义也蜀志武陽小魚

大如針一斤于頭蜀人以爲醬七發其根半生半死

陸賈傳屈強如此注屈梗戾也劉東津觀魚已再來主

峻金華山栖志魚潛淵下窟穴泥沙

人罷鱸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張連鮪隨雲雷

于戈格鬪尚未已一云于戈兵革鬪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

爲縱此樂音洛暴殄天物聖所哀此觀魚而有感也大魚

鮪亦避殺機且當此兵戈之後麟鳳潛踪奈何暴殄以損

天和哉蓋深痛之耳鶴曰于戈未已蓋指吐蕃朝義之

士寺羊主卷十一



亂尚未息也。朱注：卽家語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剖胎  
 刺孕，則麒麟不至。意杜臆作詩本意，全在後四句。蓋盈  
 城盈野，見者傷心，而暴殄天物，俱可悲痛。一視同仁，初無  
 二理。此與上章同格。○左傳：公觀魚於棠。庚信詩：山  
 根一片雨。爾雅注：鱸大魚，似鱖而鼻短，口在頷下，甲無  
 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詩注：鱸大鯉，疏：鱸  
 魚形似鱸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大者  
 為黃，鮪小者為鮪。鮪肉白。張衡賦：王鮪岫居。舊注：鮪岫居  
 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雲雷之句。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  
 凰翔。春秋繁露：恩及重魚，則麒麟至。書：暴殄天物。  
 黃生曰：二詩體物既精，命意復遠。前詩寓感，此詩寓規。前詩為高貴人下砭，此詩為貪饒人示警也。

越王樓歌

綿州圖經：越王臺在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高宗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為綿州刺史，作鶴日舊新史：越王貞，太宗第八子，嘗始封漢王，漢與綿為鄰。朱注：本傳不載刺綿州，蓋史畧之耳。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

瓦朱甍

莫庚切

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

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此詩上下轉韻，上半咏越王樓，下則登樓而弔古也。

越王刺綿州，故先作府，而後建樓。杜臆：照映城郭，此樓助州府之氣象。長江落日，山水又增高樓之景色。真屬奇觀，勝覽。然前王不能長享此樓，而畱為今人玩賞，則知千秋萬古，其情盡然。卽所云萬歲更相送者。○州府之州治也。世說：州府文武勸郭淮舉兵。郭璞江賦：衡霄霽落，以連鎮。吳志：呂蒙曰：孤城之守。古詩云：西北有高樓。神仙傳：碧瓦鱗差。沈佺期詩：紅日照朱甍。選注：甍，屋簷也。鮑照詩：城郭宿寒烟。石崇詩：登城隅兮臨長江。沈約詩：百丈懸滄滄。日落日明知樓是。西廂記：信詩：日落山頭暈。江總詩：兔月半輪明。漢明帝詔：復其舊跡。劉庭芝：公子行：千秋萬古北邙塵。此章體格倣王子安滕王閣，而風致稍遜。衛萬吳宮怨：亦本滕王閣，而姿韻自勝。今附錄參觀。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淡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

潭



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君不見吳王宮閣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末二句與李白相同，不知孰為先後也。

海棕行

鶴注棕在綿州，乃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棕子冬切。趙曰：海棠記載李贊皇云：花木以

海名者，悉從海上來。宋祁益部方物贊：海櫻大抵櫻類，然不皮而幹葉叢於杪，至秋乃實，似棗子。今城中有一種波斯棗，木無旁枝，直聳三四丈，至顛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櫻，稠彼土人呼為海櫻，木三五年一著子，類北方青棗，但少爾。爾商亦有携至中國者，色類沙糖，味極甘。陶九成輟耕錄：成都府有金果樹，頂上葉如櫻，稠皮如龍鱗，實如棗，而大番人名為苦魯麻。棗一名萬年棗。李時珍曰：雖有棗名，別是一物。南番諸國多有之，卽杜甫所賦海櫻也。鶴曰：唐子西游治平院詩：江邊勝事畧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卽老杜所謂東洋者。據此，則館與棕皆在涪江之東也。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

稜白皮十抱文。自

一作但

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

於虔切

知身

出羣，移栽北辰

一作地

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上四咏海棕下乃撫

羣有感一株入雲遠望也。鱗甲蒼白，近視也。惜乎混跡羣木，無從自見其奇，孰能移之以植禁苑乎？然抱此異質，終當遇識者之鑒賞矣。杜臆：公抱經濟而不得識，自負自嘆，非咏海棕也。蜀都賦：于東則左綿，巴東百濮所克。舊注：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龍鱗粗犀甲細，蒼稜白皮，其文理似之。揚雄甘泉賦：巖巖巖其龍鱗。考工記：犀甲七屬。王融古意：木葉亂紛紛。杜臆：移栽北辰，從天上種白榆脫來。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

姜楚公畫角鷹歌

鶴注此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姜皎以誅竇懷貞功，進殿中監。楚國

公，其子慶初，亦襲封楚國公。名畫記：姜皎，上邽人，善畫鷹鳥。玄宗卽位，累官至太常卿，封楚國公。



鷹鷂頂有角毛微起通謂之角鷹胡  
夏客且曾見角鷹頭上有羽直豎如角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一作到幽朔觀者貪愁徒驚

掣臂一作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

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趙作搏空上上聲九天上

贊畫之神妙下四借鷹以寄慨鷹生漠北故云幽朔貪

愁有二義貪其能飛又愁其飛去後之畫師不是無心學

但不能學耳人見畫鷹神似反覺真鷹少色究竟畫中假

影豈能騰空直上世人奈何好畫鷹而不好真鷹乎感慨

無限○記仲秋之月殺氣浸盛師氏曰書宅朔方日幽

都幽陰也朔北也掣臂飛謂掣臂鞬而欲飛去戰國策

燕雀處堂楚辭指九天以為正

王嗣爽曰形容佳畫止於奪真而窮工極變如高堂

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奇矣却嗟真骨遂虛傳更奇

東津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鶴注東津在綿州江水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

非承乏操持必去上聲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上四送

四攝閬州吏而兼隱得領江山佳勝矣非承乏以賢攝

官也必去嫌以廉盡職也顧注末句囑其母慢屬員○

左傳攝官承乏晉書陶潛傳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白帖錄

事參軍即古郡督郵之職

光祿坂行

蔡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鶴注

此是寶應元年在梓州作考崔寧傳云寶

應初蜀亂道路不通與此詩相合

山行落日下絕壁南望千山萬山一作水赤樹枝有鳥亂

鳴正異定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溪谷墜草動只

作棲



怕長弓射石安得夏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一作擁隔光

坂傷亂離奔走也前四坂上暮景後四度坂情事馬驚草動中途恐懼之狀因擁隔而念開元乃傷今思昔也

杜臆五六憂盜而不憂墜馬可謂巧於形容是真情實景

○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馬驚見國策南史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屢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謂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

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刃

苦戰行鶴注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遂在

應元年作王詩龍庭但苦戰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

我嘆恨傷精魂去年南行從英華一討狂賊臨江把臂難

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平雲淚橫臆苦戰行為將領死事而作

也上西痛其陣沒下四憶其生前○後漢馬援傳援擊交趾女子徵側徵貳璽書拜援伏波將軍阮瑀詩身盡氣

力索精魂靡所迴江淹詩孤雲出北山

盧元昌曰黃鶴以馬將軍為馬巴州考公奉別馬巴州詩原注甫除京兆功曹此在廣德間與于璋反時無涉

去秋行鶴注當是寶應元年去秋行作與上首宜合看

去秋涪扶鳩切江水落時臂槍一作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

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

人稀戰場寬竟每夜哭空令平野營猛士悲去秋行為戰士喪敗而作

也來自涪水故白骨無歸沒於遂州故竟魂夜哭○元和

郡國志涪江水西自鄰縣界流入在射洪縣東一百步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按涪江在今重慶府合州

日段子璋反遂州刺史嗣號王巨修屬郡禮出迎之被殺故日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唐書遂州遂寧郡屬

劍南東道所領按遂州今為遂寧縣屬潼川州潼川即唐

上字作生



之東川也。漢節暗用蘇武節。漢

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

朱鶴齡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四月反。五月伏誅。而此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則非子璋反時事。鮑注既未可

據。黃鶴以前詩為馬將軍會討子璋而死。其說亦豈足

深信耶。次公謂其事在廣德元年之秋。亦無所證明。大

抵杜詩無考者。皆當闕疑。不必強為之說。今按唐史

出於傳聞。未可盡信。杜詩出於目擊。不必致疑。史謂子

璋平於五月。而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蓋至秋末而寇

始削平也。且子璋反東川。陷遂州。地與詩合。其時月不

符者。必屬史傳之誤。此時舍于璋之外。別

無叛東川者。黃鮑二注。恐未可盡非也。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子兩史譚書功曹却歸聊

寄此詩鮑曰前有寄楊五桂州詩。楊蓋自桂而徙廣

當是寶應元年。在梓州。得書而作。唐書京尹及

諸都督府兼有功曹。參軍。廣州為中都督府。故置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去樓船。漢節梅花外。蒼城海水邊。銅

梁書遠及珠浦使去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此答

史而作也。末帶託段之意。黃生三楊為長史。乃幕府之

職。首句切官。次句切姓。梅嶺之外。南海之邊。楊駐軍於此

也。銅梁。公所在。珠浦。段所往。探輿地佳名。以助詩色。杜

臆。本說書及銅梁。特倒言之耳。既貧且病。而又在他鄉。公

之近狀。五字盡之。東觀漢記。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

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庾信碑文。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

勳。漢南越傳。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

浦。滅巴子。封庶子。於濮江之南。曰銅梁侯。十道志。銅梁在

涪江之南。唐書。廉州有合浦縣。出珠。方輿記。合浦水去

浦八十里。有濶州。其地產珠。後漢孟嘗為合浦太

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謝朓詩。敢忘幽貧病。

送段功曹歸廣州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成都詩內。以

會於梓州。故云銅梁書遠及梓州。僻遠。惟成都為都

會之地。便於寄書。故以錦官城囑之。錦官收書。公有

弟在草堂也。自廣至蜀。程途數千餘里。豈能兩歲

之間。功曹連作往返耶。當從蔡編。列在梓州內。

杜詩詩記

卷十一

三



南海春一作青

天外功曹幾月程

一作行

峽雲籠樹小湖日蕩

正異作蕩

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旅

一作估

客時寄錦官城

上四段歸廣州下四望其寄贈南海所

景册砂白葛廣州所產者藉以延年而却暑也杜臆送

行在春而數月之程不能春到故云春天外三峽山高

故雲籠樹而小洞庭湖濶故日蕩船而明胡夏客日砂

重葛輕遊客是物相索自古然矣口出峽以後必經洞庭

而後至廣舊指蜀中東湖西湖未然交趾國近嶺南

唐書韶州始興郡屬嶺南道杜審言詩旅客三秋至

申涵光日此詩上六句句尾皆拈單字亦犯疊足之病

題玄武禪師屋壁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梓州作

德三年來屬九州要記玄武山一名宜君山華

陽國志一名三峒出在玄武縣東二里其山大屈三

起方輿勝覽大雄山在中江有玄武廟杜詩玄武禪

師屋在此楊德周且士勃集玄武山有聖泉浸淫歷

數百千年乘巖泌湧接澄分流下瞰長江沙堤石岸

咸古人遺迹茲乃青蘋綠芰紫苔茶蘚遂使江湖忍

遠寤寐寄託既而崇巒左披石壑前榮丹矚萬尋碧

潭于頃松風唱響竹露垂空蕭蕭乎入聞之難遇也

何年顧虎頭滿壁一作畫滄瀛一作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

海一作水

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

遠遊上四記畫壁下四贊禪師石林江海就畫中形容

惠遠意中間四句雖皆言景而意各有屬錫飛常近鶴

全用高僧傳事杯渡不驚鷗參用傳燈錄及列子海陽事

本不相蒙大槩壁畫上山前有鶴水際有鷗因此想出錫

飛杯渡以點綴之此詩家無中生有之法不然強用驚鷗

為觀韻矣口生注起語本借形說得突然驚怪杜修可且

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

楚辭上有石林天台賦應真飛錫以躡虛注應真得

道人執錫杖行於虛空故日飛也高僧傳舒州潛山最奇

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自鶴道人欲之同白武帝帝傳名

士寺羊主



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誌公以錫已而偶先飛  
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  
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客於所識築室焉舊注劉  
宋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朱稻渡水止宿一家有金像  
象之弗得日竊以去主人追之至孟津浮木杯渡河無假  
風棹輕疾如飛庾信麥積崖佛龕銘飛錫遙來度杯遠至  
惠遠住廬山一時名人如劉遺民雷次宗輩並棄世遺  
宋依遠遊止沈氏曰陶淵明與惠遠遊從結白蓮社公蓋  
以陶自  
比也

黃生日此詩一邊贊畫一邊贊禪師凡題有主人必須  
照顧此唐人不見之法也又曰三四本極奇極險語人  
多作尋常看過以奇在立意而句法渾融故耳胡應  
麟曰荒庭垂橘柚古屋直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  
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  
之飛動亦更無人可着此老千古絕技未易追也  
悲秋鶴注此當是寶曆元年秋在梓州未迎家時作  
亂故云羣盜尚縱橫一云家遠傳  
書日楚辭悲哉秋為氣也

情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平聲橫家遠傳一作書日秋來為客

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首句

悲秋之景次句悲秋之意三承羣盜思家而悲四承涼風

作客而悲下截皆承客情說黃生注三四與老妻書數

氣應悉未歸情同意此則其初寄者後半亦屬書中語時

蜀有徐知道之亂思下峽而不果後乃攜家赴梓州耳

秦紀羣盜鼠竊狗偷漢武帝書盜賊縱橫高鳥句引

興下句陶潛詩望雲慚高鳥謝靈運詩兩京愧佳麗

客夜鶴注實應元年秋自綿至梓時家在成

客睡何曾音著秋天不肯明入一作簾殘月影高挑

遠一作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平聲

悉未歸情此秋夜有感而作也上四客夜之景下四客夜

人知夜長也五六正寫作客未歸之故趙汭注惟夜久

見月殘惟夜靜聞江遠洪仲注高枕對入簾謂江聲高

不與水



於枕上此以實字作活字用今按夔州詩高峯寒上日登嶺宿靈雲寒字亦同此例衣食仗友生舊謂依東蜀高適者非嚴武入朝後適移鎮西川公已攜家入梓矣在梓州時最善章彝仗友或指此耶○庾信小園賦異秋天而可悲陶潛詩晨雞不肯鳴吳曾漫錄張說淡渡驛詩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此用其意何遜詩簾中看月影杜審言詩江聲連驟雨詩不求友生沈佺期詩我縫憶老妻書乃寄妻之書葛常之韻語陽秋日少陵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又泛江詩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不肯甚佳與淵明所云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逼同意

客亭

此與前章乃同詩所作

秋窗猶曙色落木

一作木落

更

一作天

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

霧中聖朝

音無

棄物衰

一作老

病已成

一云衰

翁多少殘生

事飄零任轉蓬

此從夜說至且上四客亭之景下四客亭之情

杜應暗色高風即諺語日高風也

三四寫客途曉景如畫顧注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此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語相似而意更含蓄老病餘生尚有多少事在即昌黎所謂奔走於衣食也○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物

楊慎曰謝靈運詩曉間夕颺急夜風達旦也晚見朝日暎倒景反照也二語甚有變互乍讀似乎費解杜詩淡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言風從夕起也又云秋窗猶曙色落木更高風言至達猶風也孟郊詩云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駐夕景溪谷夜光明言落日迴照也此皆從謝詩翻出劉劭貢父曰人多取佳句為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耳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美矣細較之夕陽遲則係花春水漫何須柳耶工部詩天淡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暇顧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人小慎莫投多虎信所遇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此等句其含蓄遠不可模

九日登梓州城

鶴注寶應元年及廣德元年公皆在梓州據後詩云去年登高郡縣北知



此詩乃寶應元年所作一統志唐梓州領縣五又分置遂州改靜戎軍天寶初改梓州為梓潼郡至德中置東川節度使屬劍南道治梓州綿州在其直北今為潼川州

伊昔黃花酒如今自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

悲歌裏乾坤一作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上四

登城下四遠巢有感黃花言景自髮敘情筋力承髮歲時承花悲歌家不忍言醉眼關不忍見兵戈阻於關塞此家國所以兩愁也朱注兵戈關塞是時徐知道兵守劍閣○江淹詩伊昔值世亂史記悲歌慷慨庾信詩花鬢醉眼頰隋煬帝詩醉眼暗相看

九日奉寄嚴大夫趙曰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為大夫邵注時嚴武還朝尚在蜀棧

道中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鑑載六月以武為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誤矣當以此詩正之

九日應平愁思去聲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

小驛香醪嫩重斗嚴細菊草堂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

此梓州寄候嚴公也上四九日時事代嚴寫憂下四九日時景謂嚴見憶不眠句承愁思何路句承險艱小

驛重巖即巴西之地回首則駐馬而騎從皆停故云簇鞍馬杜臆通篇不說憶嚴只寫其客行之景與思己之情

正是深於憶者○陌上桑不知天路險艱陶潛詩不眠知夕永江淹詩辛苦持漢節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

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地理志大巴山在保寧府南江大巴之險過於連雲棧下通漢中張正見

詩重巖標虎據沈佺期詩園花瑋瑣斑顧注停雲思友故曰白雲間

巴嶺答杜二見憶附嚴武詩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  
去聲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跋



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平悲此嚴武在巴山而答

故曰兩鄉三四言情稱杜逸興五六言景憐杜寂寥未則

遙望生悲應上相思意江頭梓州流寓籬外草堂舊居

愁客對誰下兩字另讀○謝朓詩何况隔兩鄉晉書嵇

康與呂安友善每一指思千里命駕謝朓詩歸夢相思

夕校尉晉書阮籍開步兵厨營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為步

領湘東王師宋書顏延之傳世祖踐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

丹色可愛南史郭世通傳採筭置籬外庾肩吾詩籬

下黃花菊蔡邕月令章句黃花者土氣之所成也續晉

陽秋陶潛嘗九月無酒出菊花叢中摘盈把坐其側跋

草行也梁元帝詩寒夜猿聲徹爾雅翼猿雄者善啼啼

數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凄入肝脾韻音含

宮商故也淮南鴻烈仲

秋鴻雁來季秋候雁來

集中所載嚴武酬答諸詩皆逐句相答杜云何路出巴

山故有卧向巴山句杜云九日應愁思故有千里夢思

句杜云小驛香醪嫩故有愛酒能詩句杜云重巖細菊

癡故有赤葉黃花句杜云簇馬回首故有跛馬望君句

此可作唱和法也王嗣爽曰讀二詩

見兩公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殺之誣

秋盡張綆注寶應元年七月嚴武召還公送至綿州

在未迎家之前其迎妻子不見於詩不知果在何時

且九日有寄嚴大夫詩去秋盡無幾何得復有迎妻

子之日耶東行未回

謂到梓未還成都也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去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

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平西日落一云劍門猶阻一作

斷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好一云得秋

盡思家而作上四秋日景事下則感時而自歎也梓屬

東川齋在成都籬邊菊指草堂之花江上杯蓋李梓州為

主也看西日家室遠離阻北人寇兵斷閣此客愁所以未

解三承二四承一七八承五六此見章法之連絡○徐

陵詩茅齋本自空邵注少城在成都大城之西張儀所

築洪容齋云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西都



賦商洛綠其隈說文隈水回也世說顏延之於籬邊聞張演與客語陶潛菊見前九日登梓州城詩註謝朓詩蕭條江上來楊慎曰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豆大會賓客豆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舊指河朔之飲非是朱瀚曰客行向東故居轉西梓州北望正直劍門全大鏞曰草堂詩云羣小起異圖又云北斷劍閣隅此劍門猶阻之證也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原注時王在梓州斷酒不飲篇中戲述此寶應元年

年往梓州時作舊書瑤讓皇帝第六子早有才望薛儀表封隴西郡公從明皇幸蜀至漢中封漢中王仍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郡太守新書本傳肅宗詔收群臣馬助戰瑤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鶴曰據此詩云不能隨皂蓋又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是太守事且少遊以衛尉卿貶渠州長史而瑤以親王不應亦貶長史當是刺史而新史誤為長史耳漢中即今興元府瑤乃汝陽王璣弟之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一作飛螢

忍斷杯中物一作眠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

流萍首章因王斷飲而諷之後四乃戲詞各當衰白之

不得與之同飲矣唯有旅中獨醉而已首聯寶主分提

次聯寶主合敘後四寶主對收蔡邕獨斷漢制皇帝了

封王其實諸侯也漢天子稱皇帝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

侯王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

不立嚴光與光武同宿史占客星犯帝座公自喻也

公年方踰五十漢中王當亦在五十之時合兩人計之故

日百年雙白鬢鶴曰公自乾元元年出華州時與王別

至寶應元年為五年駱賓王挽歌百年三萬日一別幾

千秋陶潛詩且進杯中物為蘇注引吳衍事乃妄撰者

石朱簾後漢崔瑗銘其座右舉所當戒謹者以自警漢二子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



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

此勸王無志燕好下

四屬戲詞策杖而出已興猶存王門異昔不復燕客也

嗟不起述三自歎之詞未許畱惜王斷酒之禁蜀酒江魚

儘堪適口何不淨掃池頭以博一醉乃冀王歛畱也

起川七發語醉畱用陳孟公事酩酊用山簡事雁池用梁

孝王事○慈水姜氏曰杖策者策杖而行蕭琛少時見王

儉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儉坐則古人於杖雖少年

皆用之矣○曹植詩策杖從我遊○水經注巴鄉村人善

釀俗稱巴鄉出美酒○又嘉魚出於丙穴○西京雜記梁

孝王築兔園有雁池

池園有鶴洲息渚

王病不起舊法引謝安傳語安寢疾曰吾昔夢雞今歲

在酉吾殆不起乎但謝公所云不起乃病亡之兆豈可

引比漢中乎盧元昌曰不起者謂王病酒不能起本枚

乘七發篇中連用起字于音曰太子能強起聽之于

味曰太子能強起嘗之乎于馬曰太子能強起乘之于

太子連曰予病未能此以楚太子比漢中王也博議又

引殷浩傳淡源不起謂王嗟杜公不復起用細說

三章只是諷王斷酒並無自述源劍意恐亦未合

羣盜無歸路衰頽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一作酒顛狂

魯衛彌尊重徐陳畧喪去聲亡空餘枚一作叟在應平念早

升堂此望王親厚故交三四亦戲詞羣盜蜀有徐知道

兩京有黨項羌東都有史朝義無歸路公不能歸鄉

會遠方遇王於梓州王既憐愛詩才亦須記憶酒與意益

索飲也魯衛比王兄弟俱貴徐陳比王賓客已衰枚叟公

自謂舊已登堂今不當謝絕也三首俱帶索飲意故曰

戲題○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為一篇之警策○傅亮

封諸皇弟皇子奏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錢箋開元十四年

十一月明皇幸寧憲王宅與諸皇宴採韻賦詩曰魯衛情

尤重親賢尚轉多瑀為寧憲王之子故用其語○中庸尊

其位重其祿徐陳謂徐幹陳琳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昔

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雪賦召鄒

生延枚叟漢書枚乘為弘農都尉去官遊梁梁客皆善屬

詞賦乘尤高詩品

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瓊月呈漢中王依蔡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



夜淡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一作客轉危坐歸舟應聲獨

行關山同一照海錄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音

已生此詩自敘呈王皆於玩月中寫出露清月滿夜景

照主亦遠謫也烏鵲多驚自歎羈孤也二句詠月下情景

既而風吹暈生月光微露故欲得淮王術以破之此句屬

謝詞黃生注五六卽萬象皆春氣孤槎白客星意謝

惠連詩眷眷浮客心後漢書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

楊用修作一點引東坡洞仙歌云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

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此說涉於新巧

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淮南子畫蘆灰而月

暈關許慎注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月關其一

面則月暈亦關於上庚肩吾詩園隨漢東時暈逐淮王灰

廣韻暈日月旁氣月暈則多風王

從事行杜臆舊作相從行贈嚴二別駕一云嚴別駕

從事行無謂當作從事行贈嚴二別駕相逢歌

亂時作考崔旰之亂在是年閏十月公已次雲安矣

當是實應元年避徐知道入梓州時作故詩云成都

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若在承泰元年則決

意下忠渝矣豈復十步一首回於草堂乎諸本題下

竝註云時方經崔旰之亂此皆注家妄添而後人不

察以爲公自注耳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迴首成都亂罷氣蕭索趙作瑟浣花

草堂亦何有從東川回想草堂恐遭亂焚毀也元和郡

應元年秋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知道爲其

將李忠厚所殺於是劍南悉平何遜詩蕭索高秋暮梓

州一作豪俊一作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

去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騾一作栗紫衣將

炙音緋衣走此記別駕待客之情蛟龍吼指舞劍言用

借音緋衣走晉書劍躍延津化爲二龍事烏帽則拂其塵



更記山東豪俊師氏曰梓州屬東川嚴二為梓州別駕

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為本州從事

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

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即蕭傲駁曰別駕古

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

謹詩豈謂鄉曲譽謬克本州役

拂塵朱注趙云青驪栗帽之紋也此說非是蓋即公詩

與奴白飯馬青芻意當依下

氏本作青驪炙膾炙也

何其音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

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

士久客多憂今愈疾

但領此一番傾倒開豁不覺久病頓瘳矣

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銅盤燭臺也

詩夜如何其夜未央

不志淮南子曰薄於虞泉是謂黃昏

門劉孝成詩循江俄頃回

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之外晉書司馬承傳高視乾坤又可何

王敦曰大王雅素佳士

交態同

真一作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歎別駕交誼杜臆高視二句起伏頓挫言乾坤之大而

交態同屬悠悠唯嚴君意氣能不媿於古人耳此章首

尾各四句第三段六句第四段八句

賤乃見交態漢書武安侯傳灌夫與魏其相得歡甚無

厭恨相知晚也魏志劉先主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

之於古耳世說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云未

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贈韋贊善別

黃鶴單復俱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

今諷過矣

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

贊禮儀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

盡客淚復

作掩荆

切又



屏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上聲歲晚寸心違

上四送別之意下四別後之懷通首皆屬敘情寸心違不得遂聚首之樂也杜臆此詩語多婉轉無限感傷真

堪一字

寄高適

按代宗卽位在寶應元年四月此時公在成都高適代尹成都公則自綿入梓故有隔遠之語此詩寄適當在是年之秋舊編俱未當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平北

關戛平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此在梓州

而寄詩於適也一二從高說至已三四從已說向高此敘出相隔苦衷新主初立則故園可歸從此相見傾樽得以談詩論事此豫道還京之樂也○杜臆招魂乃宋玉所賦又具王霸大畧慷慨善談論三四正道其實以南星對北星是借喻語公與適將自南而回故曰落故園公詩南

極一星朝北斗意正相似按史記天官書東井之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鉞南南河正義曰鉞乃秦之分野南河

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為戒南星不見則南道不通北亦如之此云南星落照故園是南星見而南北道通矣且於長安分野亦有取義爛熳醉貌

此詩諸家聚訟多疑贗本顧注疑高適還京在廣德二年不得稱新主不知送高還朝別有一詩此則喜代宗初立而作不必率合同時朱注疑成都為蜀地不得言楚考七國時蜀本屬楚前送李校書詩亦云已見楚山

碧則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杜臆疑適家滄洲不得言故園按公本杜陵人故以長安為故園原未嘗專指適也諸說紛

紛今並正之

野望

鶴注此詩寶應元年十一月在射洪縣作程氏曰射洪縣在梓州東六十里

金華山北一作南涪音浮水西仲冬風日始去聲淒淒山連越嶲

音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



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

朱作傷神誰為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鶴曰

元年秋公自梓歸成都迎家再至梓州十一月往射

洪乃是時作廣德元年雖亦在梓而冬已往閬州矣

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曆

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金華山讀書

上寺

上寺

上寺

上寺

上寺

上寺

上寺

隸巴縣三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

稱三巴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維溪繡溪澧溪沅溪

澧也辰溪其一焉夷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謂五溪蠻也

郭棊酉陽正俎云五溪皆槃瓠子孫所居其後為巴春秋

時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為一溪之長秦

昭王伐楚取其地因謂之五溪蠻寰宇記黔州涪陵水西

北注涪州入蜀江黔州今辰州地即五溪水也涪水至渝

州與岷江合至忠涪以下五溪水來入焉此云下五溪蓋

約畧大勢言之謝朓詩獨鶴方朝唳飢飢此夜啼張正

見詩飢鳥落箭鋒元和郡國志洋潼水與涪江合流急

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謂水口為洪因名射洪幽風十

月獲稻而云為此春酒蓋冬釀而春成也此詩春酒寒仍

綠亦言冬酒楚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辭極目兮傷春心



堂今在玉京觀之後地志金華山上拂雲霄下瞰涪江有玉京觀在本山上東晉陳勳學道山中白日仙去梁天監中建觀唐書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常讀書於金華山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首記金華

山觀上二山之高下二觀之麗○黃希曰水經云涪水東南合射江故梓州云涪右朱注涪右在涪江之右也

謝靈運詩衆山亦當空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詩陟彼崔嵬吳論山色上映若天光下垂而迴抱於丹臺瓊赤

玉也與上紫字相應師氏曰蔚藍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杜田曰度人經三十二天三十二帝諸天皆有

隱名第一太黃皇曾天鬱繼玉明繼音藍蔚藍卽鬱繼也趙曰蔚藍謂茂蔚之藍天之青色如此若如杜說鬱作蔚

繼作藍豈有兩字俱改易之理今詩人言水曰按藍水則天之青曰蔚藍陸放翁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

解也杜詩用之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直謂天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而失之者也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金根經天闕上有瓊樓玉臺主衆仙出入之所也太平經太空瓊臺洞門列真之殿金華之內

侍女衆真繫音計舟接絕壑壁一作杖策窮縈回四顧俯層巖之所處

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一作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

霧裏仙人來此記登山瞻眺乃觀中冬景從水而來故繫舟陟山之上故杖策層巖川谷遍覽山水也玉女謂燒香者仙人謂訪道者○駱賓王詩薄烟橫絕壑陸士衡詩杖策將遠尋應瑒馳射賦爾乃縈廻盤厲謝靈運詩築臺基層巖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植詩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菩提風爲去聲我起激烈傷雄才此嘆學堂遺跡也柱仄

弔古情淡矣此章中間八句前後各四句○江淹詩青苔日夜黃古詩長歌正激烈

陳拾遺故宅楊德周曰陳拾遺故宅在射洪縣東武山下去縣北里許本集云子昂四世祖

陳方慶好道隱於此有唐朝道觀址而真諦寺在其左碑目云陳拾遺故宅有趙彥昭郭元振題壁

錢謙益曰舊書陳子昂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爲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

士寺羊生

卷十一

三



宗矣高宗崩請闕上書自稱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則天召見拜麟臺正字再轉右拾遺

拾遺平昔居大屋

一作宅

尚修椽悠揚

一作悠

荒山日慘澹

英華

作崔

故園

一作國

煙

首記拾遺故宅○何遜詩獨守故園扉

位下

易林大屋之下

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

後名與日月懸

此贊其才名過人○子昂為麟臺正字其位

六朝不足道矣○子昂為麟臺正字其位

卑下

趙曰江左之詩至子昂而初變蓋本乎離騷二雅

也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

盧藏用子昂別傳經史百

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風骨按揚馬

皆蜀人故此之陳公

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同遊

英俊人多乘輔佐權彥昭超

吳作

玉價郭震

一作作震

起通

胡

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此誌其交遊遺迹

公見壁

震亨曰趙有美玉故此彥昭郭為縣尉起自通泉也○鶴

注彥昭與元振同業太學故宜同遊唐書先天二年元振

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彥昭相同故云多乘輔

佐權也

湛方生云素壁流光

素靖草書狀婉若銀鈎

飄若

驚鴻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

一作忠義感遇有

遺篇

一作編

末從故宅感慨言盛事已往堂宇終湮但

詩畱忠義自足傳之不朽耳

此章起結各四句中

二段各六句○皎然曰子昂感遇其源出於阮公詠懷

朱注感遇詩多感歎武后革命時寓旨神仙故公以忠義

之稱

王嗣爽曰拾遺感遇詩著名已久然閱其本傳及集中

所上書疏多侃侃忠直語此詩前提聖賢後結忠義蓋

能立忠義乃是聖賢之徒而終古不朽

矣公特闡其幽見其文章有本領也

謁文公上方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梓州內

維摩經

上方

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相河沙佛土

上方之情樂也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

晉

作

杜詩詳注



窺入風磴丁鄧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廬

首誌上方景象野寺二句遙望寺前石門二句近至山門風磴二句入寺之路庭前二句直造寺中矣高下居

僧房層疊絳氣橫日映霞光風磴石梯凌風卷舒風動藤蘿也猛虎卧庭比其法力神通○江淹詩絳氣下縈薄注

竊爽以尋壑史記不避猛虎之害高僧傳惠永住廬山西林寺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之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又潭州善覺禪師以二虎為侍者

萬家邑燼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去聲十年餘長子兩切

者自布金禪龕只宴如火一作珠脫玷翳白日一作當空

虛此贊文公道法登堂俯視烟塵即在目前文公說法之外久不下接塵世矣施金者至而禪心不動外忘物

也中無所翳而虛明常在定生慧也○杜臆俯視二句便知上方所由名國策韓康子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王粲登樓賦循階除而下降兮續高僧傳法雲講

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升空不墜又勝光寺道宗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

一說以不下為不滅十年悲於上文外字本句餘字俱未安耳西域記昔善施長者拯乏濟貧哀孤惜老時號

給孤獨願建精舍請佛降臨惟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即出藏金隨言布地建立

精舍陳何處士詩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輕廣韻龕瑤下室稽康詩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唐書天竺國王尸

羅逸多獻火珠鬱金菩提樹洙曰佛書有牟尼珠及水月之說言其性之圓明也楞嚴經白月則光黑月則暗法

苑珠林西方一月分為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為白於月十六日已去至甫也南北人燕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

何事忝簪裾王侯與傭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廻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

吹噓末敘來謁之意上六作悔語下六作悟語詩酒為障簪裾繫情則此中燕蔓矣既知貴賤同歸於盡

須向心地用功刮膜去外來之蔽汲引開本性之覺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僧家詩全用釋典乃杜公獨步處



未段十二句收○檀弓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王勃詩

詩酒間長筵孔魚詩吾子盛簪裾鮑照詩同盡無貴

賤李斯傳國為丘墟楞嚴經所說自然成第一義涅

槃經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為世諦弘明

集昭明太子答問二諦一真諦曰第一義諦二俗諦亦曰

世諦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迴向華嚴論有心

地法門錢箋佛說心地者以心有能生可依止義喻之如

地佛菩薩發心修行最重初心如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

正覺是也故曰心地初舊引楞嚴初地不切涅槃經如

盲目人為治目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篦決其眼膜

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珍珠瑪瑙廣雅車渠

石次玉廣志車渠出大秦及西域諸國楞嚴經是人即

獲無生法忍疏云真如實相名無生法無漏真智為

忍江總樓霞寺碑汲引之常老子嘘之吹之

東坡志林云于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王侯

與虜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亦禪門恒

詩外別有事在也王嗣爽曰王侯與虜蟻同盡隨丘

墟不過龔莊列語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亦禪門恒

談東坡以此四句許公得道此窺公之淺者余讀公詩

見道語未易屈指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學佛得之平

生飢餓窮愁無所不有天若有意煉煉之而動心忍性

天機自露如鐵以百煉成鋼所存者鐵之筋也千古不

磨矣西銘云富貴福澤以厚生生無不死貧賤

憂戚以玉成成者不壞君子不以此易彼也

宋張表臣曰予讀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

鏡行藏獨倚樓嘆其舍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

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鵬鷲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

淡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

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

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艷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

晨囊空恐羞澁雷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

雲鬢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壓舞罷錦纏頭則又疑

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

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干

官列雁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渙而

雅健矣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

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食我心殊未

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不

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

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



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淡思遠乃詩人之旨耳  
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王  
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願聞第一  
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  
便可名家况淡造而具體者乎此  
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 奉贈射洪李四丈

明甫詩內

黃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

梓州縣東有射江縣在梓州東南六十里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此敘李交

誼○劉向說苑太史謂武王曰愛其人兼屋上之烏曾其人者惡其儲胥孔叢子亦云愛屋及鳥北史李延壽序傳載閻信謂其祖李曉之言曰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一作邑正異定作色

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

去聲

月峽挂席窮海

鳥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此自敘行踪上四歎成都亂後草堂不可復居下四傷

山峻無資室家未有歸處杜鵬十金不可得而至妻孥莫保窮途之困可知○南京注見十卷亂定徐知道已

平枯槁謂景色蕭條楚辭顏色枯槁謝朓詩根株久

離別李膺益州記廣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遮要三槌石

谷東二里至明月峽峽首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

形若滿月因以為名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峽三峽之始寰宇記明月峽在渝州巴縣東八十里海賦維長綃掛帆

席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舊注古者一兩金直十千今

口十金則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

傾倒末仍稱其意氣騏驎自喻志士謂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鶴注此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竄筋力豈能及征途乃吳作後侵星得使諸病

入從早行敘起有貧病交侵之感○蔡邕古歌不獲已人將老詩終竄且貧詩傳竄者貧不能為禮也沈慶

鮑照詩侵星赴早路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



旅達曙一作曉凌險澀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

進駕馬若郭作苦維繫此記早行景事窮難自立遂隊依

急承凌險僕倦馬疲言征途况瘁在困無獨立說出飢

餒依人英雄氣短真是無可如何耳杜臆寒日清江二

句寫途間早景入妙徐陵天台山館碑蕭然道氣卓矣

仙才庾敬云處眾人中居然蜀立思哀賦簡元辰而

傲裝注傲始也顏延之詩改服飾徒旅潘尼詩世故

尚未夷峭而方險宋龔芥隱筆記陰經詩野日燒中

昏山路入江窮此寒日清江二句所本黃希曰清江指射

洪水唐曰江為山所激也楚辭笑夫悲余馬懷兮列

子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潘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作

尼詩翔鳳嬰籠檻騏驎見維勢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

悵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云

皆空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此述途中情緒霧釋路

堪慰懷惜非曩時遊興耳且衰顏暫破前往恐無勝境窮

途之哭岐路之悲終不免矣仍應年老困窮意此章四

句起後兩段各八句楚辭舉河洲兮杜若所尚懷謂

意所好尚梁景陵王傳善立勝事阮籍途窮注別見

淮南子楊朱見岐路而泣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申涵光曰少時謀生頗易然正爾負氣豈屑及此至老

力憂已無可奈何矣起語悵然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

立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處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此自射洪之通泉而作也

舊唐書通泉漢廣漢縣地隋縣也寰宇記通泉山

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絕壁二十餘丈水從山

頂湧出下注涪江新書大曆二年屬遂州一月

按唐通泉縣今併入射洪縣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一作人遠鳧鴨亂

登頓生一作曾層陰欹傾出高岸此記山行之迹曉行

露霧至午方收蚊蚋集

坐一作同



見地煖鳥鳴亂見境幽登頓欹傾來路崎嶇也○劉孝威詩溪行暗難開庾信詩山淡雲濕衣天台賦羲和亭午游氣高寒劉伶詩政斲歸豐草登頓登而且頓謝靈運詩山行窮登頓江淹詩曾陰萬里生詩高岸為

谷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一作窮壯

觀讀去聲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此記驛前之景從驛望郭通泉已近也川自

山而注江故見其綺麗遠寂寞遙望悠然夕滋漫晚照增輝○謝朓詩衰柳尚沉沉何遜詩輕烟淡柳色劉楨

詩綺麗傷一作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不可忘知

有嗟嘆未敘已情見山水不足以舒憂也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未段四句收○杜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之意趙次公曰漢獻帝西遷王粲之荆州依劉表其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搆患復棄中國去遠

身適荆蠻過郭代公故宅鶴注郭公魏州貴鄉人宅在京師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尉通泉時才居

此自射洪之通泉時作張說撰行狀云公少侷儻廓落有大志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

尉落拓不拘小節常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

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

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蹟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

劍歌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先天二

年知政事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克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

舉兵誅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

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下詔封代國公

豪俊一作雋初未遇其迹或脫畧代公尉通泉一作通泉尉放意

何自若及夫音扶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

情度徒角切○此言其才品不凡疎於作尉而長於立朝正見大受不可小知○漢武帝制策廣延天下之

上寺羊主卷十一



豪俊 江淹賦脫畧公卿跌宕文史唐書郭元振傳郭震字元振以字顯授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陶潛詩放意樂餘年通典注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周禮諸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唐書先天二年元振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吳都賦噴薄沸騰崔瑗張衡碑文磊落煥炳與神合契 定策神龍

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有一作慙

色王室無削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此言其功在社稷趙次公曰

代公定策在睿宗先天二年去中宗神龍收元凡八年今詩云定策神龍後蓋太平擅寵始中宗朝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二句謂太平既誅則尊位有歸親傳不失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前漢宣帝紀論定策功益封霍光等任助表寄淡同氣遂荷顧託通鑑晉紀司馬國璠曰劉裕削弱王室唐會要元振配饗玄宗廟古詩爲焦仲卿妻任我行得遺跡一作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丁亂顧步涕橫落精魄凜如在所歷終蕭索二句他本在噴薄下草堂

本在 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此經過故宅以弔古意收吳論前作先故宅而後

拾遺此作先代公而後故宅各見作法此章三段各入句○楊泉五湖賦有大禹之遺跡謝朓後園賦清陰起

今池館涼江賦夏后疏鑿禮記師乙曰臨事而屢斷勇也陸機詩顧步咸可權曹植表精魄飛散庾信

詩蕭索無真氣王儉褚淵碑仰南風之高詠潘岳夏

侯湛誄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謝惠連祭古塚文號爲冥

君 俄頃辯尊親推其決幾之明壯公臨事斷服其應變之

敏二語能寫出英雄手段荀彧之失身誤於不能辯陳

實之債事失於不能斷杜詩論人必具特識推此可見

元振寶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  
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  
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瑤瑤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  
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  
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  
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



用猶能夜  
夜氣衝天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鶴注此亦在通泉作  
稷字嗣通收之從子好古

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畱意文學嘗喜之及即位遷黃門侍郎歷太子少保會寶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

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

一作

但見書畫

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水邊畫

胡化

藏青蓮界書入金榜

懸

首將詩篇引起書畫

古風謂詩體陝郊篇

仰看垂

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炭相纏又揮西方變

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此記書畫遺跡

方四句言畫○王愔文字志懸針小篆體也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遒勁阿那如濃露之垂故名詩不騫不崩注

騫虧也輿地紀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趙曰稷書慧普寺三字乃真書傍有

最最纏捧此共蛟龍炭相纏也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法書要錄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不知

所如是謂達節西方變言所畫西方諸佛變相西陽雜俎唐人謂畫亦曰變沈約詩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

之像起自地面直至屋椽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

知百載

後誰復

來通泉

從題外推開作結郭薛題畱皆成壯觀矣將來誰

復到北而繼其韻事乎語舍自負意此章前二段各入句末段四句收○兩都賦娛遊之壯觀蔡曰趙彥昭傳

云與郭元振薛稷善元振傳云與薛稷趙彥昭同遊大學蓋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又會於通泉也

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旣紆鬱首山亦嗟哦操築無昔老采

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

去聲

保畫鶴

名畫記：穠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

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穠始也。名畫錄：今秘書省有穠畫鶴時號一絕。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等傳於世。竝稱神品。封氏聞見錄：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穠畫鶴。宋之問為讚。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穠畫鶴。皆稱絕品。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

首提薛公

畫鶴。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梁元帝駕鴛鴦賦：青田之鶴畫夜俱飛。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北史：劉歊矯然出塵如雲中白鶴。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鷓隣。

此詳寫畫筆神妙。低昂二句摹其形體。萬里二句想其精神。低昂飛伏之致。磊落森然會神不在粉墨之迹矣。白鳳倉鷓乃借外象以相形。擊壤鷓鷃賦：一低昂乍浮乍沒。黃瓊疏：朱紫共色粉墨雜糅。翟豹古今注：雉朝飛操。雌雄羣遊於山阿。王褒頌：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顏延之詩：威遲良馬煩。揚雄甘泉賦：吐白鳳禽經：白鳳謂之鷓。詩：有鳴倉庚。高堂未傾覆。福常一作幸。

得慰嘉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耻飲

滄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畧誰能馴

此從畫壁生慨。壁經風雨在畫鶴終當滅迹。然看赤霄冥舉。即真鶴有時遁形。凡物皆當曠觀矣。朱云：本咏畫鶴。以真鶴結之。猶之咏畫鷹而及真鷹。咏畫鶴而及真鶴。咏畫馬而及真馬也。公詩格往往如是。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詩：我有嘉賓。暴露晝則暴日。夜則露濕也。左傳：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七命：挂歸翻於赤霄之表。詩品：真骨凌霜。江淹賦：夕飲玉池。津。涿日有遺支遁鶴者。遁曰爾。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顏延之詩：龍性誰能馴。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鶴注：此寶應元年十一月往通泉時作。全蜀



總志野亭在射洪縣治東北  
杜詩亭景臨山水即此地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邨煙對浦沙狂歌遇一作形舊作于善勝得

醉即為家上四寫景言情乃感傷語下四逐句分應作自

此形勝則異地相忘醉即為家故舊京莫問耳謝朓詩

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為客歎息東流水何如故鄉陌北

齊盧詢詩別人心已怨愁空日復斜曹植詩離別各異

方劉孝威詩為貪止山水鮑照詩漢漢村烟起李

百藥詩前塔枕浦沙徐幹中論被

髮而在歌徐悱詩表裏窮形勝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一統志東山在瀘川州東四里隔涪江層巖修阜勢若長城杜甫有詩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

暇日陪驄馬遊首敘設宴之由東山之宴侍御為主而

豫章王嶷賤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美政後漢書陳寔

補聞喜長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地理志太

丘屬沛國曲禮上客起史記老子為柱下史吳論

多暇方遊見不以耽酒而廢政夏侯湛傳政清務閑優游

馬御史注別見桓典為驄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

江白日落欲盡復扶又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一作哀

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

求自登山而泛江曲盡主人豪興一韻分為兩段故一

句五句連拈韻脚○張衡鄴酒賦錯時膳之珍饈南都

賦珍羞琅玕王粲登樓賦聊假日以銷憂何遜詩分

手清江上楚辭白日晚晚其將入美人官妓也漢武

帝秋風詞攜美人兮不能忘橫中流兮揚素波梁簡文

帝詩澄江鶩絲舟漢書敘傳戰士憤怨梁武陵王紀

詩燕姬奏妙舞楚辭載雲旗之逶迤注逶迤長貌庾



昔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蔡邕彈琴賦三夏平風起

感激弦歌一低一昂記如有求而弗得

寒浪湧取樂音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

色不動請公臨淡一作莫相違迴船罷酒上上馬歸人生

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一作露人衣從樂極悲生結出規

不行破碎星河影蕩絕不動敏答知懼莫相違毋忘警戒

也請公指在座賓主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樂府子夜變歌三更開門去晉書謝安嘗泛海風起浪

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張衡西京賦取樂今日違恤

我後尉繚子馬有喧呼醜酒以敗善類乎沈約詩惟

星河猶可識賈誼旱雲賦相擊衝而破碎古詩四座

且莫喧史記信陵君傳賓客皆驚記孝子不登高不

臨淡王濬書迴船過軍雷侯世家上去罷酒更

記廉頗傳披甲上馬曹植詩歡會難再遇秋風詞歡

樂極兮哀情多魏文帝樂府谿谷多悲風霜露沾人衣

謝莊月賦佳期可以還傲霜霜人衣

漁陽此當是寶應元年冬晚在梓州作趙使旦

公在梓州聞雍王授鉞作此詩以諷諸將也

漁陽突騎去猶精銳赫赫雍去王都一作節制猛將去翻

一作然恐後時本朝音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

防敗走歸其營繫音書請問燕平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上四諷賊黨之歸順下四慰燕人之向化官軍精銳節

制得人彼河北諸將翻然而來猶恐後時若不入本朝真

失計矣又為慰諭燕人之詞曰當時祿山猖獗尚築壘以

士詩羊主

卷十一

吳



射聊  
城事

花底

鶴注花柳兩章當是廣德元年春梓州作宜在遣憂之前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

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淡知好顏色莫作

廣韻入去聲

委泥沙

此詩

咏花有妍華易謝之感上四句對花驚喜下則意在惜花也紫萼包乎藥外黃鬚映自花中花之內外俱麗矣

行暮雨見花潤人朝霞見花鮮潘安縣見花多留衛玠見花美莫委泥沙不忍觀其零落耳此詠梅花也在下章

點明晚出左掖詩亦言花底乃指桃花有春色醉仙桃可證○顧注萼花蒂也藥鬚頭之點也花鬚多是黃色周

弘正詩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晉潘安仁為河陽令縣皆樹花衛玠風神秀異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王人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一作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錢作

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霸上遠

愁人顧注此詩咏柳有時光迅速之感首二初春之柳枝嫩葉青正見其新五六暮春之柳漢南霸上借柳

寄慨枝動故翻燕葉密故藏鶻漢南之柳應且老盡自况淹留霸上之柳遠亦愁人遙憶長安也顧注兩句用

柳事調穩而味長○古詩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君溪漁隱句云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用燕鶻

而語更逸枯樹賦昔年楊柳依依漢南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漢人送客至此手折柳贈別名曰銷魂橋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云收兩河在梓州作唐書竇應元年春

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進克東京其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志忠以恒趙等州降次年春正

月初義走至廣陽自縊其將田承嗣以冀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一作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

杜詩詳註

卷十一

覽



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

聲

襄陽向洛陽

原注余田園在東京○上四閩

收復而喜下思急還故鄉也初聞而涕痛憶亂離破愁

而喜歸家有日也縱酒承狂喜還鄉承妻子未乃還鄉所

徑之路顧注忽傳二字驚喜欲絕愁何在不復愁矣漫

卷者拋書而起也黃生注此通首敘事之體劍外見地

青春見時日作伴者風和景明能助行色也○舊注巴縣

有巴峽巫山縣有巫峽襄陽屬楚洛陽屬河南○顧注公

先世為襄陽人祖依藝為鞏令徙河南父

閉為奉天今徙杜陵而田園尚在洛陽

顧宸曰杜詩之妙有以命意勝者有以篇法勝者有以

俚質勝者有以倉卒造狀勝者此詩之忽傳初聞却看

漫卷即從便下於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人于

載如見王嗣夷曰此詩句句有喜躍意一氣流注而

曲折盡情絕無粧點愈樸愈真他人決不能道朱瀚

曰涕淚為收河北狂喜為收河南此通章關鍵也而河

北則先點後發河南則先發後點詳畧頓挫筆如游龍

又地名凡六見主賓虛實疊疊如貫珠真善於將多者

黃生曰杜詩強半言愁其言喜者惟寄弟數首及此

作而已言愁者使人對之欲哭言喜者使人對之欲笑

蓋能以其性情達之紙墨而後人之性情類為之感動

故也使舍此而徒討論其格調剝擬其字句抑未矣

遠遊此詩乃廣德元年春作齊應元年史朝義戰敗

北渡河師衛兵來戰又敗走所謂胡騎走也

賤子何人記迷方一作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莫

切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去走失喜

問京華首聯遠遊之迹三四言景五六遠遊之事末二言

竹江沙自况飄搖流蕩即景寓情善於變化○鮑照詩南

故云似聞不覺失喜猶云失聲失笑○顧注着一失字從

前之揣摩憂慮當日之驚疑踴躍種種如畫○鮑照詩南

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杜臆迷方本論語遊必有方意

沫流水之淳莊子流沫四十

里宋之問詩失喜先臨鏡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在梓州

始定蓋是年春

史朝義初滅也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去聲壯跡有但舊作羈

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鞞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此章登樓而興羈旅之感首聯情景並提次聯承行路

下四承登樓杜臆行路之難不一故用如此二字該之

起語無限悲涼衰年流落此身却無少壯而浪迹但有

羈棲兩句各倒轉一字便語新而聲協矣水流城下登

樓所見風送鼓聲登樓所聞新燕巢樓而旅人無定對景

傷情語意雙關數句中有梓有春有樓寫景言情相融入

化○古樂府題有行路難王粲有登樓賦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杜律首句有語似承上却是突起者如杖錫何來此秋

風已飄然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行路難如此登樓

望欲迷既飄忽又隄健此皆化境語也

一作能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平須理舟楫長嘯

天畔登樓眼隨春一作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晉作柳夏

一作能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平須理舟楫長嘯

聲荆門次章登樓而動去蜀之懷上四遙望故園下

杜臆心之所至目亦隨之故登樓一望而天畔之眼遙

入故園朝義既平戰場定矣洛陽園柳能復存乎公

少遊吳越故思勝事自蜀江至吳必取道荆門也○蘇武

詩行役在戰場袁江南賦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

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有象門然旋詩家以為難若

趙汾曰五言近體句中用一虛字於能之而陳後山妙

得其一法

有感五首

鶴注此廣德元年逐時有感而作非止成

時事蓋痛其前又勉其後也

將去聲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

骨新交戰雲趙汾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首

作輪

上寺羊主

卷一

至



歎節鎮不能禦寇當時將帥負恩不知盡心報國以致  
 邊土爭戰而救使不歸後四句乃戰和兩意勞聖主承  
 兵戈報皇天承恩澤新戰之地即舊拓之邊傷今思昔也  
 時李之芳使吐蕃被留經年故用張騫乘槎為喻前漢  
 黃霸傳左右之官皆將帥也又數下恩澤吳質書念  
 蒙聖主恩皇天比君楚辭皇天無私阿兮北史高琳  
 為後周名將周文帝宴羣公仍賦詩詩曰寄言賓車騎  
 多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淨妖氛何以報天句本此  
 魏許昌碑表白骨既交於曠野温子昇為高敖曹謝  
 表羣龍交戰錢箋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迤西域  
 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等處節度使以統之祿  
 山反後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盡取河西隴右之  
 地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師千餘里杜佑曰  
 功臣也通鑑漢武帝日輪臺西於車相連温子昇答  
 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齊神武勅開拓邊境為國立功漢張騫傳騫以即鹿野  
 使月氏經匈奴匈奴留騫十餘載後亡歸漢朱注張騫窮  
 河源無乘槎之說張華博物志海上有人每年八月乘槎  
 到天河未嘗指言張騫宗懔歲時記乃云武帝令張騫尋  
 河源乘槎而去通鑑疑懔為訛或云張騫乘槎出東方

朔內傳今此書失傳厥肩吾奉使江州  
 漢使俱為客星槎其逐流正用此事也

洪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  
 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

天子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句以答昇平  
 天子亦憂厭奔走諸公固合思昇平皆是心也

幽薊餘蛇樊作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去者日相

望平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去山

此章歎鎮將之擁兵上二分提三四承首句五六承  
 揚次句末二總結蛇豕指河北降將虎狼指吐蕃羌夷  
 諸侯不修職貢致煩朝使論旨近在內地尚有隱憂况青  
 海越裳能勤遠畧乎蓋由人君急於息戰以致國威不振  
 也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賈山至言秦以熊  
 羆之力虎狼之心董仲舒傳使者剋蓋相望朱注天  
 寶後南詔叛唐歸吐蕃屢為邊患此詩青海指吐蕃越裳  
 指南詔也南史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  
 也杜氏通典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重  
 譯而獻白雉易師上交大君有命宋之問詩漢皇未  
 土寺羊主



息戰 書武成篇  
歸馬於華山之陽

此詩末二句向有三說舊注謂戒當時生事外夷者具說迂而不切觀吐蕃入寇郭子儀僅以二千騎從事亦何暇生事乎杜臆謂推原禍本因立宗大開邊釁致貽患至今若能息戰歸馬焉有此禍乎玩詩語意亦不相合錢箋謂息戰歸馬惜代宗不復能用兵而婉其辭以譏之此說近是但此時民苦兵革亦豈可勸之用兵乎思按廣德元年史朝義既誅河北諸將皆降僕固懷恩奏請降將分帥河北唐世藩鎮之禍實自此始詩言息戰歸馬蓋欲收鎮兵以實關內時子儀在京可為統領一以銷北顧之憂一以備西侵之患此最當時大計唯此計不行而後有吐蕃之陷京懷恩之犯關不勝紛紛多事矣考大曆八年子儀入對謂河南等鎮雖屈稟給未始蒐擇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久長之策也公之熟籌時事正與汾陽意同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 平 宇宙新不過 平 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此章

洛之非計 上四述時議下四諷時事  
部其地舟車咸集貢賦道均且傳倉多積粟春待駕臨此特進言者之侈談耳豈知國家欲固金湯而新宇宙實不徐乎此若能行儉德以愛人則盜賊本吾王臣耳何必為此遷都之役耶 單復注盜賊本王臣即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謂也 顧注是年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駿馬其值緡錢二十四萬常衣土言請却之不聽代宗海有奢侈之志故以儉德規之 世說晉元帝問洛下消息 史記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曰此天下之中西方入貢道里均焉 漢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 上林賦建翠華之旗 賈誼曰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 書慎乃儉德 詩莫非王臣 楊德周曰盜賊本王臣駕馭撫綏俱在其中 錢謙益曰自吐蕃入寇車駕東幸元振勸帝都洛陽以避蕃亂郭子儀附章論奏其畧曰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狹隘纒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鱷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息公此意正彙括汾陽論奏大意 朱鶴



唐江淮之粟皆輸洛陽轉運京師時劉晏主漕疏  
 其汴渠故言洛下舟車無阻貢賦大集當急布春和散  
 儲粟以贍窮民王道俊博議曰傷春詩有近傳王在  
 雜及滄海欲東巡之句則此詩為傳聞代宗將幸東都  
 而作也史稱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  
 之險勞費廣德二年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晏乃疏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  
 以給關中公之意唐建東都本備巡幸今汴洛之間貢  
 賦道均且漕渠已通倉粟不乏只待翠華之臨耳勿謂  
 洛陽陘既無金湯可守乘此時而赫然東巡號令天下  
 則宇宙長新矣蓋能行恭儉之德則率土皆臣盜賊豈  
 足慮哉王導論遷都云能弘衛文大帛之剋無往不可  
 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為墟公意正此意也按  
 已上兩說不同今主錢氏有子儀籌策可據也

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音授

錢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此章諷

宗藩以攝叛臣 上二即景記典引起強幹下文親賢封

慶削弱矣惟國家本幹強固則節鎮自然服昔上皇在  
 蜀一命親賢往鎮而制詔遂至遙傳此當時已行之成驗  
 也今若依古封建之制可以坐銷亂萌何待聽簫韶而始  
 見太平哉黃生注卑宮承前儉德來○漢五行志成帝  
 時童謠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注桂赤色漢家象張正  
 見詩丹桂有藜香鮑照詩青梧葉方稀後漢丁恭議  
 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宋意  
 疏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六韜凡國有難君召  
 將授以斧鉞左傳分茅列土親賢竝建注親賢同姓也  
 晉武帝詔益州素號難治宜以重鎮親賢撫之按天寶  
 十五載七月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克天下兵馬元帥朔  
 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南取長安洛陽此即親賢授鉞  
 之制詔也時上皇初幸蜀中行宮草創故曰卑宮錢箋上  
 皇分封諸王如禹之與子故以卑宮言之壯遊詩云禹功  
 亦命子此其證也魏都賦察卑宮於夏禹劉勰曰古  
 者王言同稱為命秦并天下收命曰制命曰詔肅宗乾  
 元二年以趙王係為兵馬元帥詔曰靖難平寇必資於金  
 革總戎授律實仗於親賢寶應元年代宗即位以雍王适  
 為元帥詔曰國之大事兵馬為先朝有舊章親賢是屬此  
 肅代兩朝授鉞親賢相沿為定制矣虞書簫韶九成



錢謙益曰天寶十五載七月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上皇詔曰命元子北畧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咸思效忠於興復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肅宗即位雖用諸子統師然皆不出京師遙制而已宗支削弱藩鎮不臣公追歎朝廷不用琯議失強幹弱支之義也盧元昌曰公是年為閬州進論巴蜀安危表一則曰願陛下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再則曰必以親賢委之節鉞此古維城磐石之義終曰臣特望以親賢為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與此詩相表裏

胡 一作 滅人還亂兵殘將 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 執玉

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

痕 此章慨當時重節鎮而輕郡守 上四責諸將之跋扈

而反懷貳心耶且節鎮權重則徵斂日繁郡守不得自主

故領郡常無氣色而之官每有怨詞代宗端拱方新何不

下哀痛之詔以恤窮民乎知恤民疾苦則當重司牧之任

以免節鎮之牽制也 杜臆僕固懷恩恐賊平龍衰奏留

壯者皆籍為兵又選驍騎萬人自衛謂之牙兵此胡滅人

還亂也 殘乃殘少之殘非殘害之殘 後漢公孫述傳

光武下詔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 邵注漢高帝築

壇拜韓信為大將 顧注廣德元年諸道節度使並加實

封所謂名絕假也 漢書韓信傳信使人言曰齊邊楚不

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

耳何以假為 趙注名絕假言真拜之非特假節而已 宋

王神女賦比之無色 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 左傳我

有詞也 盧注哀痛詔即是年柳伉疏中天下其許朕自

新之意 邵注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以自悔過 隋煬

帝詩端拱朝萬國 季 布傳斜瘳未瘳創瘡同

錢謙益曰李肇國史補開元以前有事於外則命使臣

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其後名號

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於專利普於卿命於是為使則

重為官則輕故天寶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



官太多所謂坐而為使也領郡輒無色州郡皆權臣所  
管不能自達故曰無色也之官皆有詞所謂為使則重  
為官則輕也送陵州路使君詩云王室比多難高官皆  
武臣與此正相發明東坡謂唐郡縣多不得人由重內  
輕外者此天寶以前事以  
言乎廣德之時則迂矣

王嗣夷杜臆曰詩人尚風其弊也烟雲花草奏砌成篇  
核其歸存恍無定處杜詩宗雅頌比興少而賦多如此  
五首皆賦也即用此興意有所主總歸於賦故情景不  
一而變化無窮一時感觸而千載長新又曰讀此五  
詩皆救時之碩畫報主之赤心自許稷契真  
非虛語耳食者謂公志大才疏良可悲矣  
黃生曰七律之諸將責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諷人君也  
然此雖諷人君未嘗不責其臣以疆圉國事敗壞至此  
皆人臣之罪也公平日諄諄論社稷憂時事者大指盡  
此五首又曰此五首在公生平為大抱負即全集之  
大本領從來讀杜詩者並未拈出又曰末首通結數  
章之意而歸本於主德所謂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  
而惟務格君之心者真於此見之讀此五章猶  
以詩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

去聲君况

元一本無况字公至通泉時

郝招飲出二姬以侑樽次年春公在梓  
州因作此詩以戲之此廣德元年作

使君

去聲

君意

一作

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

驀裏佳人屢出董嬌饒

此追敘通泉之宴郝常見招即  
其意氣馬乃佳人所乘者故下文

有再騁之句○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左右監以別其籠良細馬稱左寵馬稱右  
之金驀裏因漢武帝鑄金為麟趾裏蹄詩人遂用之盧照  
鄰詩漢家金驀裏玉臺新咏宋子侯曾有董嬌饒詩  
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  
騁肌膚如素練此望郝攜妓而來自通回梓郝在  
相見指佳人而言王趙乃使君家妓○江水即射洪江  
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沈約詩遙  
裔發海鴻連翩出簷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通泉百里近  
相見又恩倖傳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



梓州請

一作諸

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

平聲

看

平聲

花滿回樽前

還有錦纏頭

末再致盼望之詞空想花容而已故

百里攜妓勢所不能亦

此章三段

各四句○九域志通泉在梓州

東南百三十里茲云百里

舉成數言耳酉陽雜俎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

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

杜田曰唐明皇宴於清元小殿

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藉今日有幸約供奉夫人

請一纏頭王洙曰唐王元寶富

而無學識嘗會賓客親友

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談元寶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杜詩詳註十一卷終



